

俠

義

傳

俠義傳卷十九

九十一回 死裡生千金認張立 苦中樂小

且說假小姐聞聽邵公此問便回答道姪女身
父母之命前往唐縣就醫養病的話說了一遍

道就是令尊的不是了你一個閨中弱質如何就叫如公
奶母帶領去赴唐縣呢假小姐連忙答道平素時常往來
不想此次船家不良也是姪女命運不濟邵老爺道理宜
將姪女送回奈因欽限緊急難以遲緩與其上唐縣何不
隨若夫到長沙現有老荆同你幾個姊妹頗不寂寞俟你
病體好時我再寫信與你令尊不知姪女意下如何假小
姐道既承叔父憐愛姪女敢不從命但不知嬌母在於何

處待姪女拜見邵老爺滿心歡喜連忙叫僕婦了鬟攙着
小姐送至夫人船上原來邵老爺有三個小姐見了假小
姐無不歡喜從此佳蕙就在邵老爺處將養身體他原沒
有甚麼大病不多幾日也就好了夫人也曾背地裡問過
他有了婆家沒有他便答道自幼與施生結親夫人也悄
悄告訴了老爺自那日開船行至梅花灣的雙岔口此處
却是兩條路一股往東南却是上長沙一股往東北却是
綠鴨灘且說綠鴨灘內有漁戶十三家內中有一人年紀
四旬開外姓張名立是個極其本分的有個老伴兒李氏
老兩口兒無兒無女每日捕魚爲生這日張老見夜間撒
下網去往上一拉覺得沉重以爲得了大魚連喚媽媽快

來快來李氏聽了出來問道大哥喚我做甚麼這老兩口子素來就是這等稱呼男人管着女人叫媽媽女人管着男人叫大哥當初不知是怎麼論的如今慣了習以爲常張立道媽媽幫我一幫這個行貨子可不小李氏上前幫着拉上船來將網打開看時却是一個女尸還有竹牕一扇托定張立連連啐道晦氣晦氣快些擲下水去李氏忙攔道大哥不要性急待我摸摸還有氣息沒有豈不聞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嗎果然摸了摸胸前兀的亂跳說道還有氣息快些控水李氏又舒掌揉胸不多時清水流出不少方纔漸漸甦醒哼哼出來婆子又扶他坐起畧定定神方慢慢呼喚細細問明來歷原來此女就是牡丹小

姐自落水之後虧了竹牕托定順水而下不計里數漂流至此自己心內明白不肯說出真情答言是唐縣宰的了鬢因要接金小姐去手扶竹牕貪看水面不想竹牕掉落自己隨牕落水不知不覺漂流至此請問媽媽貴姓李氏一一告訴明白又悄悄合張立商量道你我半生無兒無女我今看見此女生的十分俏麗言語聰明咱們何不將他認爲女兒將來豈不有靠麼張立道但憑媽媽區處李氏便對牡丹說了牡丹自歎命運乖蹇情頗做田婦村姑連聲應允李氏見牡丹應了歡喜非常登時疼女兒的心盛也不顧捕魚急急催大哥快快回莊好與女兒換衣服張立撐開船來至莊內李氏攬着牡丹進了茅屋找了一

身乾淨衣服叫小姐換了本是珠圍翠繞如今改了荆釵布裙李氏又尋我茶葉燒了開水將茶葉放在鍋內然後用瓢和弄個不了方拿過碗來擦抹淨了吹開沫子舀了半碗擦了碗邊遞與牡丹道我兒喝點熱水煖煖寒氣牡丹見他慇懃不忍違却連忙接過來喝了幾口又見他將茶淘出從新刷了鍋管上一瓢水找出小米麵做了一碗熱騰騰的白水小米麵的咯噠湯端到小姐面前放下一雙黃油四楞竹箸一個白沙碟兒醃蘿蔔條兒牡丹過意不去端起盃來喝了點兒嚐着有些甜津津的倒沒有別的味道於是就喝了半碗咬了一點蘿蔔條兒覺着扎口的鹹連忙放下了他因喝了半碗熱湯登時將寒氣散出

滿面香汗如潘婆子在傍看見連忙掀起衣襟輕輕給牡丹拂拭更露出本來面目鮮妍非常婆子越瞧越愛越愛越瞧如獲至寶一般又見張立進來問道閨女這時好些了牡丹道請爹爹放心張立聽小姐的聲音改換不像先前微弱而且活了不足五十歲從來沒聽見有人叫他爹爹二字如今聽了這一聲方纔成仙了道醍醐灌頂從心窩裡發出一股至性達天的樂來哈哈大笑道媽媽好一個閨女呀李氏道正是正是說罷二人大笑不止此時天已發曉李氏便合張立商議說女兒在縣宰處必是珍饈美味慣了千萬不要委屈了他你賣魚回來時千萬買些好吃食回來張立道既如此我秤些肥肉再帶些豆腐白

菜你道好不好李氏道狠好就是如此鄉下人不懂的珍饈就知肥肉是好東西若動了豆腐白菜便是開齋這都是輕容易不動的東西其實又費幾何他却另有個算盤他道有了好菜必要多吃既多吃不但費菜連飯也是費的仔細算來還是不吃好菜的好如今他夫妻乍得了女兒一來怕女兒受屈二來又怕女兒笑話瞧不起因又發着恨兒纔買肉買菜調着樣兒收拾出來牡丹不過星星點點的吃些就完了一來二去人人納罕兒說張老者老兩口兒想開了無兒無女天天弄嘴吃就有搭訕過來聞聞香味的意思遇巧就要嚐嚐誰知到了屋內一看見牀上坐着一位花枝招展猶如月殿嫦娥瑤池仙女是的一

位姑娘這一驚不小各各追問起來方知老夫妻得了義女誰不歡喜誰敢怠慢登時傳揚開了十二家漁戶俱各要前來賀喜其中有一人姓史名雲曾武藝且膽量過

人是個見義敢爲男子因此這些漁人們皆器重他凡遇大小事兒或是他出頭或是與他相商他若定了主意這些漁戶們沒有不依的如今要與張老兒賀喜這十一家三一羣五一夥陸陸續續俱各找了他去告訴他張老兒得女兒的情由史雲聽了拍手大笑道張大哥爲人誠實忠厚有餘如今得了女兒將來必有好報這是他老夫妻一片至誠所感列位到此何事衆人道因要與他賀喜故此我等特來計較計較史雲道狠好咱們莊中有了喜事

理應作賀但只一件你我俱是負苦之人家無隔宿之糧誰是充足的呢大家這一去人也不少豈不叫張大哥爲難麼既要與他賀喜總要大家真樂方好依我倒有個主意咱們原是魚行生理乃是本城風光大家以三日爲期全要辛苦辛替奮勇捕了魚來俱各交在我這裡出脫該留下咱們吃的留下吃該賣的賣了錢買調和沽酒全有我呢又對一人道弟老的這兩天你要常來你到底認得幾個字也拿的起筆來有可以寫的須要幫着我記記方好原來這人姓李滿口應承道我天天早來就是了史雲道更有一宗要緊的是日大家去時務必連桌櫈俱要攜了去方好不然張大哥那裡如何有這些櫈子傢伙桌子

呢咱們到了那裡大家動手索性不用張大哥張羅叫他
夫妻安穩穩樂一天只算大家奏在一處熱熱鬧鬧的
吃喝一天就完了別的送禮送物皆是虛文一槩不用衆
位以爲何如衆人聽罷俱各歡喜道好極好極就是這樣
罷但只一件其中有人口多的有少的這怎麼樣呢史雲
道全有我呢包管平允誰也不能吃虧誰也不能占便宜
其實鄉里鄉親何在乎這上頭呢然而辦事心得要公大
家就辛苦辛苦罷我到張大哥那裡給他送信去衆人散
了史雲便到了張立的家中將此事說明又見了牡丹果
真是如花似玉的女子快樂非常張立便要張羅起事來
史雲道大哥不用操心我已俱各辦妥老兄就張羅下燒

柴就是了別的一槩不用張立道我的賢弟這個事不容易如何張羅下燒柴就是了呢史雲道我都替老兄打算下了樣樣俱全就短柴火別的全有了我是再不撒謊的張立仍是半疑半信的只得深深謝了史雲執手回家去了衆漁人果然齊心努力辦事容易的狠真是爭強賭勝竟有出去二三十里地捕魚去的也有帶了老婆孩兒去的也有帶了弟男子姪去的剛到了第二天交至史雲處的魚蝦真就不少史雲裁奪着各家平勻了估量着設用的便告訴他等道某人某人交的多明日不必交了某人某人交的少明日再找補些來他立刻我着行頭公平交易換了錢鈔沽酒買菜全送至張立家中張立見了這些

東西又是歡喜又是着急歡喜的是得了女兒如此風光
體面着急的是這些東西可怎麼措置呢史雲笑道這有
何難我只問你燒柴預備下了沒有張立道預備下了你
看靠着籬笆那兩垛可穀了麼史雲瞧了瞧道穀了穀了
還用不了呢燒柴既有老兄你就不必管了今夜五鼓僧
們鄉親都來這裡全是自己動手你不用張心盡等着眼
喜酒罷張立聽了哈哈大笑道全仗賢弟分心劣兄如何
當得起史雲笑道有甚要緊一來給老兄賀喜二來大家
湊個熱鬧暢快暢快也算是僧們漁家樂了正說間只見
有許多人抗着桌椅的挑着傢伙的背着大鍋的又有倒
換挑着調和的還有合夥挑着菜蔬的紛紛攘攘送來老

兒接迎不暇登時了了父父的一院子也就是綠鵬難若到別處似這樣行人情的也就少少見的全是史雲張羅幫忙却好李弟老的也來了將東西點明記帳一一收下張老兒惟恐錯了還要自己記了暗記兒來一個史雲囑咐一個道鄉親明日早到不要遲了千萬千萬至黃昏時俱收齊了史雲方同李弟老的回去了次日四鼓時史雲與李弟老的就來了果是五鼓時眾鄉親俱各來到張老兒迎著道謝史雲便分開脚色誰挖竈燒火誰做菜蔬誰調坐位誰抱柴挑水俱不用張立操一點心樂的個老頭兒出來進去這裡瞧瞧那裡看看猶如跳圈猴兒一般一會兒又進屋詢問媽媽道闖女吃了甚麼沒有李氏道大

哥不用你張羅我與女兒自會調停張立猛見李氏笑道
傻呀媽媽今日也高了興了竟自洗了臉梳了頭了李氏
笑道甚麼話呖衆鄉親賀喜我若黑摸烏嘴的如何見人
呢你看我這頭還是女兒給我梳的呢張立道顯見得你
有了女兒就支使我那孩子梳頭再過幾時你吃飯還得
女兒喂你呢李氏聽了呖道呖沒的瞎說白道的了張立
笑吟吟的出去了不多時天已大亮陸陸續續田婦村姑
俱各來了李氏連忙迎出彼此拂袖道喜道謝又見了杜
丹一個個哂嘴吐舌無不驚訝牡丹到了此時也只好隨
鄉入鄉接待應酬畧爲施展便哄的這些人擠眉弄眼拱
肩縮背不知如何是好真是醜態百出到了飯得之時坐

見業已調好屋內是女眷所有桌檯俱是齊全的就是傢伙也是挑秀氣的外面院子內是男客也有高桌也有矮座大盤小盤一槩不拘這全是史雲的調停真真也難爲他大家不論親疎以齒爲序我拿棧子你拿傢伙彼此嘻嘻哈哈團團圍住真是爽快霎時杯盤狼籍雖非嘉穀美味却是鮮魚活蝦葷素俱有左添右換以多爲盛大家先前慢飲後來有些酒意便呼么喝大豁起拳來張立叫了個七巧史雲叫了個全來忽聽外面接聲道可巧俺也來了可不是全來嗎史雲便仰面往外側聽張立道聽他則甚俗們且豁拳史雲道老兄且慢你我十三家俱各在此外面誰敢答言待我出去看來說罷立起身來啟柴扉一

看見是個年幼之人背着包裹正在那裡張望史雲咄的一聲道你這後生窺探怎的方纔答言的敢則是你麼年幼的道不敢就是在下因見你們飲酒熱鬧不覺口內流涎俺也要沾飲幾杯史雲道此處又非酒肆飯舖如何說沾飲二字你妄自答言俺也不計較於你快些去罷說畢剛要轉身只見少年人一伸手將史雲拉住道你說不是酒肆如何有這些人聚飲敢是你欺負我外鄉人麼史雲聽了登時喝道你這小廝好生無禮儘放你去你反拉我不放說欺負你俺就欺負你待怎麼說着揚手就是一掌打來年幼之人微微一笑將掌接住往懷裡一待又往外一撥只聽咕咚一聲仰面栽倒在地心中暗道好大力

壁倒要留神急忙起來復又動手只見張立出來勸道不要如此有話慢說問了原由便對年幼的道老弟休要錯會了意這真不是酒肆飯舖這些鄉親俱是給老漢賀喜來的老弟如要吃酒何妨請進待老漢奉敬三杯年幼的聽見了酒便喜笑顏開的道請問老丈貴姓張立答了姓名他又問史雲史雲你道俺史雲你待怎麼年幼的道史大哥恕小弟莽撞休要見怪說罷一揖到地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九十二回 小俠揮金貪杯大醉 老萬偷雞惹禍着傷
且說史雲見年幼之人如此闊綽倒不好意思的了連忙問道足下貴姓年幼的道小弟艾虎只因要上卧虎溝從

此經過見衆位在此飲酒作樂不覺口渴既蒙賜酒感領厚情請了說罷邁步就進了柴門你道艾虎如何來道此處只因他與施俊結拜之後每日行程五里也是一天十里也算一站若遇見好酒不定住三天五天喝醉了就鼾睡醒了又喝左右是蔣平不心疼的銀子由着他的性兒花罷了當下衆漁戶見張立史雲同了個年幼之人進來大家都不認得止於一拱手而已史雲便將艾虎讓在自已一處張立拿起壺來滿滿斟了一杯遞與艾虎艾虎也不謙讓連忙接過來一飲而盡史雲接過來也斟了一杯艾虎也就喝了他又復與二人各斟一杯自已也陪了一杯然後慢慢問道并纔老丈說府上賀喜不知爲着何事

史雲代爲說明艾虎哈哈大笑道原來如此理當賀的說罷向兜肚內掏出兩錠銀子遞與張立道些須薄禮望乞收納張立如何肯接艾虎強扭強捏的揣在他懷內張立無奈謝了又謝轉身來到屋內叫聲媽媽這是方纔一位小客官給女兒的賀禮好好收了李氏接來一看見是兩錠五兩的銀子不由吃驚道噯喲如何有這樣的重禮呢正說間牡丹過來問道母親甚麼事張立便將客官送賀禮的事說了牡丹道此人可是爹爹素來認得的麼張立道並不認得牡丹道既不認得萍水相逢就受他如此厚禮此人就令人難測焉知他不是惡人暴客呢據孩兒想來還是不受他的爲是李氏道女兒說的是大哥趁早見

還他去張立道真是閻友想的周到我就還他去仍將銀子接過出外面去了此時那些田婦村姑已皆看得呆了
一個個黑漆漆的眼珠兒點着那白花花的銀子覺得心
裡撲騰撲騰亂跳臉上唵噠唵噠的冒火暗想道這張老
夫妻何等造化又得女兒又發財誰能趕的上他呢後見
牡丹說了幾句他老兩口子連連稱是竟把那們大的兩
錠銀子滴溜圓的好東西又還回人家去了都說可惜了
兒的也有說找上門來送禮竟會不收也有說張老夫妻
乍得女兒太由性了大家紛紛議論不休張立當下拿回
銀子見了丈虎說道方纔老漢與我老伴並女兒一同言
明他母女說客官遠道而來我等理宜盡地主之情酒食

是現成的如何敢受如此厚禮仍將原銀奉還客官休要
見怪艾虎道這有甚要緊難道今日此舉老艾就不耗費
資財麼權當做薪水之資就是了張立道好叫客官得知
今日此舉全是破費眾鄉親的不信只管問我們史鄉親
史雲在傍答道此話千真萬真決不欺哄艾虎道俺的銀
子已經拿出如何又收回呢也罷俺就煩史大哥拿此銀
兩明日照舊預備今日是俺擾了眾鄉親明日是俺作東
回請眾位鄉親如若少了一位俺是不依史大哥的史雲
見此光景連忙說道我看艾客官是個豪爽痛快人莫若
張大哥從實收了罷省得叫客官爲難張立只得又謝了
史雲便陪着艾虎左一碗右一碗把個史雲也喝的愣了

暗道這樣小小年紀却有如此大量就是別人也往這邊
懸着喝來喝去小俠漸漸醉了前仰後合身休亂晃就靠
着桌子垂眉閉眼史雲知他酒深也不驚動他不多時只
聽呼聲振耳已入夢鄉艾虎既是如此眾漁人也就醺醺
獨有張立史雲喝的不多張立是素來不能多飲的史雲
酒量却豪只因與張老兒張羅辦事也就不肯多喝了張
立仍是按坐張羅忽聽外面有人叫道張老兒在家麼張
立忙出來一看不由的吃了一驚道二位請了到此何事
二人道怎麼你倒問我們今日是誰的班兒了你道此二
人是誰原來是黑狼山的傻儼自從藍驍占據了此山知
道綠鵬灘有十三家漁戶定了規矩每日看一人值日所

有山止用的魚蝦皆出在值日的身上這日正是張立值日他只顧賀喜就把此事忘了今日僂儼來了方纔想起連忙告罪道是老漢一時疏忽望乞二位在頭領跟前方便方便明日我多備魚蝦補還今日大王先空一頓嗎我們全不話竟是胡說明日補還今日大王先空一頓嗎我們全不管你今日只好跟了我們去見頭領有甚麼說的你自已去說罷此時史雲已然出來連忙插言道二位不要如此委是張彰計今日有事務求包容包容就把他得女兒賀喜的話說了一遍二僂儼聽了道既是如此我們瞧瞧你這閨女回去見了頭領也好回話說罷不容張立似不依硬往裡走到了屋內見了牡丹暗暗喝彩轉身出來一眼

瞧見了艾虎在那裡端坐不動原來衆人見僕僮進來知有事故膽大的站起來在一傍聽着膽小的怕有連累也就溜了獨有艾虎坐在那裡這僕僮如何知道他是沉醉酣睡呢大羣嗔喝道他是甚麼人竟敢見了我昂不爲禮這等可惡快快與我綁了解上山去張立忙上前分解道他不是本莊之人而且沉醉了求爺們寬恕史雲在傍也幫着說話二僕僮方氣忿忿的去了衆人見僕僮去了嘈嘈雜雜議論不休史雲便合張立商議莫若將這客官喚醒叫他早些去罷省得連累了他張立聽了急急將艾虎醒醒說明原由艾虎不聽則可聽了時一聲怪叫道噯哟哟好山賊野寇俺艾虎正要尋他他反來將虎鬚待他來

有俺自對付他張立着急只好苦勸忽聽得人喊馬嘶早有漁戶跑的張口結舌道不好了葛頭領帶領人馬入莊了張立聽了只唬得渾身亂抖艾虎道老丈不要害怕有俺在此說罷將包袱遞與張立回頭叫道史大哥隨俺來剛然出了柴扉只見有三二十名僕僮簇擁着一個賊頭騎在馬上声声叫道張頭兒聞得你有個如花似玉的女兒正好與俺匹配俺如今特來求親艾虎聽了一声忙叱道你這厮叫甚麼快些說來馬上的道誰不曉得俺葛瑤明倖號蛤蜊蛙子嗎你是何人竟敢前來多事艾虎道我只富是藍橋那厮原來是個無名的小輩俺艾虎爺爺在此你敢怎麼葛瑤明聽了喝道好小厮滿口胡說吩咐

僂儻將他捆了，唸的上來了四五個艾虎，不忙不慌，兩隻膀皆往左右一分，先打倒了兩個，一轉身抬腿又踢倒了一個。眾僂儻見小爺猛勇，又上來了十數個，心想以多爲勝。那知小俠指東打西，躡南躡北，猶如虎蕩羊羣，不大的工夫，打了個落花流水。史雲在旁見小爺英勇，非常不由喝彩，自己早托定五股魚叉，猛然喊了一聲：「一個健步竟奔葛瑤明而來，原來這些僂儻以爲漁戶好欺負，並未防備，皆是赤手而來。」獨葛瑤明腰間繫着一把順刀，見眾僂儻不是艾虎，對手剛然拔刀要上前相助。史雲魚叉已到，連忙用刀一迎。史雲把叉往回裡一抽，誰知叉上有倒鬚鉤，見早把順刀攔住。史雲力猛，葛瑤明在馬上一晃，手不

吃勁噹啷順刀落地說聲不好將馬一帶味溜的往莊外就跑衆僕僮見頭領已跑大家也抱頭鼠竄而去艾虎打的高興那裡肯放上前將葛瑤明的刀檢起就追史雲也便大喊趕吓手內托定五股魚叉也追下去了艾虎追出莊外見賊人前面亂跑他便撒腿緊緊追趕俗云歸師勿掩竊寇莫追如今小俠真是初生的犢兒不怕虎又艾自已的本領那把這一羣山賊放在眼裡又搭着史雲也是一勇之夫隨後緊趕看看來至山環之內只見艾虎平空的栽倒在地兩邊跑出多少僕僮將艾虎按住綑綁起來史雲見了說聲不好急轉身往回裡就跑給莊中送信去了你道艾虎如何栽倒只因葛賊騎馬跑的快先進了

山環便有把守的樓兵他就吩咐暗暗埋伏絆腳繩小俠
那裡理會他是跑開了冷不防焉有不栽倒之理呢衆僕
僮拿了艾虎葛瑤明業已看見忙將樓兵分爲兩路着十
五人押着艾虎同着自己上山十五人回轉莊中到張老
兒家搶親葛賊洋洋得意將馬駝了艾虎忙忙的入山正
走之間只見一隻野雞打空中落下葛瑤明上前檢起一
看見雞胸流血知是有人打的復往前面一看早見有人
嚷道快些將山雞放下那是我們打的葛賊仔細一看原
來是個極醜的女子約有十五六歲葛瑤明道這雞是你
的麼醜女子道是我的葛賊道你休要哄我既是你的你
手無寸鐵如何會打下野雞來醜女子道原是我姐姐打

的不信你看那樹下站的不是葛賊轉臉一看見一女子生的美貌非常果然手握彈弓在那裡站立葛賊暗暗歡喜道我老葛真是紅鸞星照命張老兒那裡有了一個如今又遇見一個這纔是雙喜臨門呢想罷對醜子女道你說你姐姐打的我不信叫你姐姐跟了我去我們山後頭有雞叫他打一個我看看說罷兩隻眼睛直勾勾的瞧着那邊女子女子大怒你若不還只怕你姑娘不容你過去說畢位開架式就要動手只聽葛瑤明啞啞一聲仰面栽倒在地扎掙着爬起來早見兩眉攢中流下血來醜女子已知是姐姐用鐵丸打的不容他站穩喚的一聲飛起二七的金蓮照後心啞的就是一腳葛瑤明他到聽教訓嘆

疎的一声嘴吃屎又躺下了衆僂僂一擁齊上醜女子徵徵令笑拾了抬手一個個東倒西歪動了動脚一個個呲牙咧嘴此時葛賊知道女子利害不敢抵敵爬起來就跑衆人見頭領跑了誰還敢怠慢也就唧唧咕咕的一齊跑了醜女子正在趕打僂卒忽聽有人高声喝彩叫好不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九十三回 辭綠鵬漁獵同合夥 歸卧虎姊妹共談明
且說醜女子將衆僂卒打散單單剩下了細細的艾虎在馬上駝着又高濶又得瞧見那醜女子打這些人猶如捕蝶捉蜂輕巧至甚看到痛快處不由的高声叫好喝彩扯開嗓子哈哈大笑道打的好打的好妙正在快樂忽聽醜女

子問道你是甚麼人艾虎方住笑說道俺叫艾虎是被他
們暗算拿住的醜女子道有個黑妖狐與北俠你可認得
麼艾虎道智化是我師父歐陽春是我義父醜女子道如
此醜容是艾虎哥哥到了連忙上前解了繩縛艾虎下馬
深深一揖道請問姐姐貴姓醜女子道我名秋葵沙龍是
我義父艾虎道方纔用彈弓打賊人的那是何人秋葵道
那就是我姐姐鳳仙乃我義父的親女兒說話間便招手
道姐姐這裡來鳳仙在樹下見秋葵給艾虎解縛心甚不
樂暗暗怪道妹子好不曉事一個女兒家不當近於男子
這是甚麼意思後來見秋葵招手方慢慢過來道甚麼事
秋葵道艾虎哥哥到了鳳仙聽了艾虎二字不由的將艾

虎看了一看滿心歡喜連忙向前萬福艾虎還了一揖忽聽牛山中一聲咤叱道好兩個無恥的了頭如何擅敢與男子見禮鳳仙秋葵抬頭一看見山腰裡有三人正是鐵面金剛沙龍與兩個義弟一名孟傑一名焦赤秋葵便高聲喚道爹爹與二位叔父這裡來艾虎哥哥在此右邊的焦赤聽了道嗟呀艾虎姪兒到了大哥快快下山吓說着話他就突突突突跑下山來嚷道那個是艾虎姪兒想煞俺也你道焦赤爲何說此言語只因北俠與智公子丁二官人到了卧虎溝敘話說至盜冠拿馬朝賢一節其中多虧了艾虎如何少年英勇如何膽量過人如何開封首告親身試劍玉堂會審救了忠臣義士從此得了個小俠之

名說得個孟傑焦赤一壁聽着一壁樂了個手舞足蹈惟有焦赤性急恨不得立刻要見艾虎自那日起心裡時刻在念如今聽說到了他如何等得立時要會先跑下山來亂喊亂喚說想煞俺也艾虎聽了也覺納悶道此人是誰呢我從來未見過他想必我作甚麼及至來到切近焦赤扔了鋼叉雙關子抱住艾虎右瞧左看左觀右瞧艾虎不知爲何挺着身軀紋絲兒不動只聽焦赤哈哈大笑道好吓果然不錯這親事做定了說着話沙龍孟傑俱各到了焦亦便嚷道大哥你看看相貌好個人品不要錯了主意這門親事做定了沙龍忙攔道賢弟太莽撞了此事也是亂嚷的麼原來北俠與智公子聽見沙員外有個女兒名叫

鳳仙一身的武藝更有絕技是金背彈弓打出鐵凡百發百中因此一個爲義兒一個爲徒弟轉託了二爺在沙員外跟前求親沙龍想了一想既是黑妖狐的徒弟又是北俠的義兒大約此子不錯也就有些願意了彼時對了二爺說到既承歐陽兄與智賢弟願結秦晉劣兄無不允從但我有個心願秋葵乃劣兄受了託孤重任認爲義女我疼他比鳳仙尤甚一來憐念他無父無母孤苦伶仃二來愛惜他兩膀有五六百觔的膂力不過生的醜陋些須將秋葵之事完結後方能娶鳳仙求賢弟與他二人說明方好丁二爺就將此事暗暗告訴了北俠智爺二人聽了深爲器重沙龍說你我做事理應如此又道艾虎年紀尚

小再過幾年也不爲晚便滿口應承了誰知後來孟焦二人聽見有求親之說他倆便極力攔撥沙龍道有這樣好事爲何不早早的應允沙龍因他二人粗鹵不便細說隨意答道愚兄從來沒有見過艾虎知他容貌如何兒女大事也有這樣就應得的麼孟焦二人無的可說也就罷了故此今日焦赤見了艾虎先端詳了容貌他就嚷這親事做定了他只顧如此說旁邊把個鳳仙羞的滿面通紅背轉身去了秋葵方對艾虎道這是我爹爹這是孟叔父與焦叔父艾虎一一見了沙龍見艾虎年少英勇滿心歡喜便問道賢姪爲何來到此處艾虎一一說了又道他等又派人仍去搶親小姪還得回去搭救張老者的女兒焦赤

聽了舒出大指道好的正當如此待俺同你走走從那邊
拾起銅叉沙龍見艾虎赤着雙手便把自己的齊眉棍遞
與小爺他二人邁開大步轉身迎來方到山環只見搶牡
丹的僕僮抬定一個四方的東西周圍裹着布單上面蓋
着一塊似紅非紅的袱子敢則是個沒頂見的轎子裡面
隱隱有哭泣之聲艾虎見了輪開大棍吼了一聲一路好
打焦赤托定銅叉左右一幌叉環亂響僕僮等那裡還有
魂咧趕着放下轎子四散的逃命去了艾虎過來扯去紅
袱一看原來是張桌子腿兒朝上再細看時見裡面綁着
個女子已然唬的人事不省呼之不應正在爲難只見山
口外哭進一個婆子來口中嚷道天殺的吓好好的還我

女兒如若不然我也不活着了我這老命令你們拚了罷
正是李氏艾虎喚道媽媽不要啼哭我已將你女兒截下
了又見張立從那邊踉蹌踉倉來了彼此見了好生歡喜
此時李氏將牡丹的繩綁鬆了甦醒過來恰好沙龍父女
與孟傑不放心大家迎了上來見將女子截下僕婦逃脫
艾虎又帶了張立見過沙龍李氏帶了牡丹見過鳳仙秋
葵也是前生緣法彼此傾心愛慕鳳仙道姐姐何不隨我
們上臥虎溝呢大料山賊決不死心儻若再來怎生是好
牡丹聽了甚是害怕秋葵心直口快轉身去見沙龍將此
事說了沙龍道我也正爲此事躊躇便問張立道問得緣
鴨灘有漁戶十三家約有多少人口張立道算來男婦老

幼不足五六十口沙龍道既是如此老丈你急急回去告訴眾人陳說利害叫他等暗暗收什收什俱各上臥虎溝便了艾虎道小姪同張老丈回去我還有個包袱要緊孟傑道俺也隨了去焦赤也要去被沙龍攔住道賢弟隨我回莊且商議安置家人之處便向秋葵道這母女二人就交給你姐兒兩個我們先回莊去了誰知牡丹受了驚恐又綁了一繩如何轉動得來秋葵道無妨我背着姐姐鳳仙追妹子如何背的了這麼遠呢秋葵道姐姐忘了前面樹上還拴着駝姐夫的馬呢說罷嘆喏的一聲笑了鳳仙將臉一紅一聲兒也不言語了秋葵背起牡丹去了走不多時見那馬仍拴在那裡秋葵放下牡丹牡丹却不肯騎

馬鳳仙過去將馬拉過來認蹬乘上走了幾步却無毛病
說道姐姐只管騎上我在傍邊照拂着包管無事還是秋
葵將牡丹抱上馬去鳳仙攏住嚼環慢慢步行牡丹心甚
不安只聽秋葵道媽媽走不動我背你幾步兒李氏笑道
婆子如何敢當告訴姑娘說我那一天不走一二十里路
呢全是方纔這些天殺的亂搶混奪我又是急又是氣所
以跑的兩條腿軟了走了幾步兒溜開了就好了姑娘放
心我是走的動的一路上說着話兒竟奔卧虎溝而來你
道卧虎溝的沙龍為何不怕黑狼山的藍驍呢其中有個
緣故卧虎溝內原是十一家獵戶算來就是沙龍的年長
武藝超羣爲人正直因此這十家皆聽他的調度自藍驍

占據了黑狼山他便將眾獵戶叫來傳授武藝以防不測
後來又交結了孟傑焦赤更有了幫手暗暗打聽知道綠
鴨灘眾漁戶已然輪流上山供給魚蝦焉知那賊不來合
我們要野獸呢俺卧虎溝既有沙龍斷斷不准此例眾立
入山大家留神儻有信息自有俺隱候他你等不要驚慌
眾人遵命誰也不肯獻獸與山賊不料藍驍那裡已知卧
虎溝有個鐵面金剛沙龍他却親身來至卧虎溝明是索
取常例暗裡要會會沙龍及至見面藍驍責備為何不上
山納獸沙龍破口大罵所有十一家獵戶俱是他一人承
當藍驍聽了大怒彼此翻臉動起手來一個步下一個馬
上走了幾合只聽曉哧一聲沙龍一刀砍在藍驍的馬蹬

之上沙龍道俺手下留情山賊你要明白藍驍回馬一執
手道沙員外你的本領藍驍曉得了說畢竟自回山去了
暗暗寫信與襄陽王說沙龍本領高強來可做先鋒他
有意要結交沙龍所有獵戶入山一提卧虎溝三字俱羅
再也不敢惹因此沙龍聲名遠振如今又把綠鴨灘十三
家獵戶也歸卧虎溝來從此黑狼山交魚蝦的例也就免
了再說沙龍同焦赤先到莊中將西院數間房屋騰出安
頓男子又將裡間跨所安頓婦女俱是暫且存身即日鳩
工隨莊修蓋房屋俟告成時再按各家分住不多時牡丹
母女與鳳仙姐妹一同來到聽說在裡間跨所安頓婦女
姐兒兩個大喜秋葵道這等住法狠好咱們可熱鬧了鳳

仙道就是將來房屋蓋成別人俱各搬出使得惟獨張家的姐也不許搬出去就同張老伯仍住跨所一來也是個年老之人二來咱們姊妹也不寂寞你說好不好牡丹道只是攪擾府上心甚不安鳳仙道姐姐以後千萬不要說這些客套話只求姐姐諸事包涵就完了秋英聽了一扭頭道瞧你們這個俗氣法叫我聽着怪牙疼的走罷咱們先見見爹爹去說着話俱各來至廳上見了沙龍沙龍正然吩咐殺猪宰羊預備飯食只見他姐妹前來後邊跟定李氏牡丹上前從新見禮沙龍道揖不迭仔細瞧了牡丹舉止安詳禮數周到而且與鳳仙比並起來尤覺秀美心中暗忖道看此女氣度體態決非漁家女子必是大家的

小姐笑盈盈說道：「姓女到此千萬莫要見外。如有應用的，只管合小女說聲，千萬不必拘束。秋葵也將房屋蓋好，不許張家姐姐搬出去的話，也說了。沙龍一一應允。李氏也上前致謝了鳳仙，方將他母女領至後邊去了。原來沙員外並無妻室，就只鳳仙姐妹同居。如今同定牡丹，且不到跨所，就在正室閒談敘話。未識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九十四回 赤子居心驛師覓父 小人得志斷義絕情

且說艾虎同了孟傑，張立回到莊中。史雲正在那裡與眾商議，忽見艾虎等回來了，便問事體如何。張立一一說了。艾虎又將大家上卧虎溝避兵的話說了一遍。眾漁戶聽了，誰不願躲了是非？一個個忙忙碌碌，俱各收拾衣服細

軟所有粗重傢伙都拋棄了攜男抱女攙老扶少全都在張立家會齊此時張立已然收什妥協艾虎跨上包裹提了齊眉棍在前開路孟傑與史雲做了合後保護眾漁戶家口竟奔卧虎溝而來可憐熱熱鬧鬧的漁家樂如今弄成冷冷清清的綠鴨灘可見凡事難以預料若不如此後來如何有漁家兵呢一路上嘈嘈雜雜紛紛亂亂好容易纔到了卧虎溝沙員外迎至莊門焦赤相陪艾虎起步上前相見先交代了齊眉棍沙員外叫莊丁收起然後對着眾漁戶道只因房屋窄狹不能按戶居住暫且屈尊眾位鄉親男客俱在西院居住所有堂客俱在後面與小女同居俟房屋造完時再爲分住眾人同告道謝沙龍讓艾虎

同張立史雲孟焦等俱各來至廳上艾虎先就開言問道
小姪師父義父丁二叔在於何處沙員外道賢姪來晚了
些三日前他三人已上襄陽去了艾虎聽了不由的頓足
道這是怎麼說提了包裹就要趨路沙龍攔道賢姪不要
如此他三人已走了三日你此時即便去了追不上了何
必忙在一時呢艾虎無可如何只得將包裹仍然放下原
是興興頭頭而來如今垂頭喪氣自己又一想全是貪酒
的不好路上若不耽延工夫豈不早到了這裡暗暗好生
後悔大家就坐獻茶不多時調開坐位放了杯箸上首便
是艾虎其次是張立史雲孟焦二人左右相陪沙員外在
主位打橫兒飲酒之間敘起話來焦赤便先問盜魁情由

艾虎迷了一回樂的個焦赤狂呼叫好然後抄員外又問賢姪如何來到這裡艾虎止於答言特爲尋我師父義父又將路上遇了蔣平不意半路失散的話說了一遍只聽史雲道艾翁爲何只顧說話却不飲酒沙龍道可是呀賢姪爲何不飲酒裡艾虎道小姪酒量不佳望伯父包容史雲道昨日在莊上喝的何等痛快今日爲何吃不下呢艾虎道酒有一日之長皆因昨日喝的多了今日有些害酒所以吃不下史雲方不言語了這便是艾虎的靈機巧辯三五語就遮掩過去你道艾虎爲何的忽然不喝酒了呢他皆因方纔轉相之時全是貪酒悞事自己後悔不疊此其一也其次他又存心皆因焦赤聲言道親事做定了

他惟恐新來乍到若再貪杯喝醉了豈不被人恥笑麼因此他寧心耐性忍而又忍暫且斷他兩天兒再做道理酒飯已畢沙龍便叫莊丁將衆獵戶找來吩咐道你等明日八山要細細打聽藍驍有甚麼動靜急急回來稟我知道又叫莊丁將器械預備手下惟恐山賊知道綠鵬灘漁戶俱歸在臥虎溝必要前來斯開等了一日不見動靜到了第二日獵戶回來說道藍驍那裡並無動靜我等細細探聽原來搶親一節皆是葛瑤明所爲藍驍一槩不知現今葛瑤明稟報山中說綠鵬灘的漁戶不知爲何俱各逃匿了藍驍也不介意沙龍聽了也就不防備了獨有艾虎一連兩日不屑吃酒斃的他委實難受快意要上襄陽沙龍

阻留不住只約定於明日餞行起身至次日艾虎打開包裏將龍票拿出交給沙龍道小姪上襄陽不便帶此恐有遺失此票乃蔣叔父的奉了相諭專爲尋我義父而來儻小姪去後我那蔣叔父若來時求伯父將此票交給蔣叔父便了沙龍接了命人拿至後面交鳳仙好好收起這裡衆人與艾虎餞行艾虎今日却放大了膽可要喝酒了從沙龍起每人各敬一杯全是杯到酒乾把個焦赤樂的拍手大笑道怨得史甥親說賢姪酒量頗豪果然果然來來來咱爺兒兩個單喝三杯盃餞道我陪着執起壺來俱各溜溜斟上酒這酒到唇邊咬的一聲將杯一照乾沙龍在傍不好攔阻三杯飲畢艾虎却提了包裹與衆人執手拜

別大家一齊送出莊來。史雲張立還要遠送艾虎不肯阻之再三彼此執手目送艾虎去遠了。大家方纔回莊。艾虎上襄陽算是書中節目交代明白。然而仔細想來其中落了筆是那筆呢？焦赤剛見艾虎就嚷這親事做定了。爲何到了莊中艾虎一連住了三日焦赤却又一字不提列位不知書中有明點有暗過請看前文便知艾虎同張立回莊取包裹孟傑隨去沙龍獨把焦赤攔住道賢弟隨我回莊此便是沙龍的用意知道焦赤性急惟恐他再提此事故此叫他一同回莊在路上就合他說明親事是定了。只等北俠等回來覲面一說就結了。所以焦赤他纔一字不提了。非是編書的落筆忘事這也罷了。既說不忘事爲

何蔣平總不提了這又有一說書中有緩急有先後敘事難圖筭尤難必須將通身理清那裡接着這裡是絲毫錯不得的稍一疎神便說的驢唇不對馬口那還有甚麼趣味泥編書的用心最苦手裡寫着這邊眼光却注着下文不但蔣平之事未提就是顏大人巡按襄陽何嘗又提了一字呢只好是按部就班慢慢敘下去自然有個歸結如今既提蔣平咱們就把蔣平敘說一番蔣平自救了雷振同他到了陵縣雷老丈心內感激不盡給蔣平做了合體衣服又贈了二十兩銀子盤費蔣平致謝了方告別起身臨別時又諛諛囑問雷英好彼此將手一拱道後會有期請了蔣平便奔了大路趲行這日天色已晚忽然下起雨

來又非鎮店又無村莊無奈何冒雨而行好不容易道傍有
個破廟便奔到跟前天已昏黑也看不出是何神聖也顧
不得至誠行禮只要有個避雨之所誰知殿宇頹朽仰面
可以見天處處皆是滲漏轉至神聖背後看了看尚可容
身他便席地而坐屏氣歇息到了初鼓之後雨也住了天
也晴了一輪明月照如白晝剛要動身看看是何神聖忽
聽脚步響有二人說話一個道此處可以避雨咱們就在
這裡說話罷一個道我們親弟兄有甚麼講究呢不過他
那話說的太絕情了一個道老二這就是你錯了俗語說
的好久賭無勝家大哥勸你的好話你還不聽說拿話賭
他所以他纔着急說出那絕情的話來你如何怨的他呢

一人道丟了急的說快的如今三哥是甚麼主意該怎樣就怎麼樣兄弟無不從命一人道皆因大哥應了個買賣頗有油水叫我來找你來請兄弟過去前頭勾了後頭抹了任甚麼不用說哈哈兒一笑就結了張羅買賣要緊一人道甚麼買賣這麼要緊一人道只因東頭兒玄月觀的老道找了大哥來說他廟內住着個先生姓李名喚平山要上湘陰縣九仙橋去託付老道僱船額外還要我個跟役寫的是路上服侍服侍大哥聽了不但應了船連跟役也應了一人道大哥也就胡鬧咱們張羅咱們的船就完了那有那們大工夫替他僱人呢一人道老二你到底不中用沒有大哥有算計大哥早已想到了明兒就將我

算做跟役人叫老道帶了去他若中了意不消說了咱們
三人合了把兒更好儻若不中意難道老哥倆連個先生
也服侍不住麼故此大哥叫我不去罷打虎還得親
兄弟老二你别傻咧說罷哈哈大笑的去了你道此二人
是誰就是害牡丹的翁二與王三所提的大哥就是翁大
只因那日言了奶公未能得手俱各赴水逃脫但逃在此
處惡心未改仍要害人那知被蔣四爺聽了個不以樂乎
到了黎明出了破廟訪至立月觀中口呼平山兄在那裡
平山兄在那裡李先生聽了道那個喚吾吓說着話迎了
出來道那位那位見是個身量矮小骨瘦如柴年紀不過
四旬之人連忙彼此一揖道請問尊兄貴姓有何見教蔣

爺聽了是浙江口音他也打着鄉談道小弟姓蔣無事不敢造次請借一步如何說話問李先生便讓至屋內對面坐了蔣爺道聞得尊兄要到九仙橋公幹兄弟是要到湘陰縣找個相知正好一路同行特來附驥望乞尊兄攜帶如何李先生道滿好個吾這裡正愁一人寂寞得尊兄來到你我二子乘舟是極妙的了蔣爺聽了暗道開口就喪氣甚麼說不的單說二子乘舟呢他算是朔我可不是壽我倒長壽兒二人正議論之間只見老道帶了船戶來見說明船價極其便宜老道又說有一人頗頗能幹老成堪以服侍先生李平山道帶來吾看蔣爺答道李兄你我乘舟何必用人到了湘陰縣那裡還短了人麼李平山道

也罷如今有了蔣兄咱二人路上相幫可以行得到了那
裡再僱人也不爲晚便告訴老道服役之人不用了蔣翁
暗暗歡喜道少去了一個我蔣某少費些氣力言明於明
曰急速開船蔣爺就住李先生處住了李先生收拾行李
蔣爺幫着綑縛甚是妥當李先生大樂以爲這個夥計搭
着了到了次日黎明搬運行李下船全虧蔣爺李先生心
內甚是不安連連道之稱謝諸事已畢翁大兄弟撐起船
來往前進發沿路上蔣爺說說笑笑把個李先生樂的前
仰後合讚揚不絕不住的搖頭兒咂嘴兒拿腳畫圈兒酸
不可奈忽聽嘩喇連聲響曉翁一道風來了風來了快
找避風所在呀蔣爺立起身來就往艙門一看只當翁大

等說謊誰知果起大風便急急的撇船藏三山瓊的去了甚是幽僻李平山看了驚疑不止悄悄對蔣爺說道肘兄你看這個所在好不怕人的唬蔣爺道遇此大風也是無法的只好聽命由天罷了忽聽外面咣咣咣鑼聲大響李平山唬了一跳同蔣爺出艙看時見幾隻官船從此經過因風大難行也就停泊在此蔣爺看了道好了有官船在這里咱們是無妨礙的了果然二賊見有官船不敢動手自在船後安歇了李平山同蔣爺在這邊瞭望猛見從那邊官船內出來了一人拔船吩咐道老爺說了叫你等將鐵錨下的穩穩的不可搖動眾水手齊聲答應李平山見了此人不由的滿心歡喜高聲呼道那邊可是金大爺麼

那人抬頭往這裡一看道那邊可是李先生庶李平山急
答道正是正是請大爺往這邊些請問這位老爺是那個
那人道怎麼先生不知道麼老爺奉旨陞了襄陽太守了
李平山聽了道噯呀有這等事好極好極奉求大爺在老
爺跟前回稟一聲說吾求見那人道既如此回頭吩咐水
手搭跳板把李平山接過大船去了蔣爺看了心中細問
不知此官是李平山的何人原來此官非別個却是遭
過貶的正直無私的兵部尚書金輝因包公奏明聖上先
剪去襄陽王的羽翼這裏襄陽太守是極緊要的必須用個
赤膽忠心之人方好包公因金輝連上過兩次奏章劾
襄陽王在駕前極力的保奏仁宗天子也念金輝正直故

此放了襄陽太守那主管便是金福祿蔣爺正在納悶只見李平山從跳板過來揚着臉兒臊着腮兒搖着膀兒扭着腰兒見了蔣平也不理竟進艙內去了蔣爺暗道這小子是甚麼東西怎麼這等的一酸只得隨後也進艙問道那邊官船李兄可認得歷李平山半晌將眼一翻道怎麼不認得那是吾的好友蔣爺道這酸是當酸的又問道是那位呢李平山道當初作過兵部尚書如今放了襄陽太守金輝金大人那個不曉的呢吾對你說吾如今要隨他上任也不上九仙橋了明早就要搬行李到那邊船上你只好獨自上湘陰去罷小人得志立刻改樣就你我相稱把兄弟二字免了蔣爺道既如此這船價怎麼樣呢李平

山道你坐船自然你給錢了如何問吾呢蔣爺道原說是幫夥彼此公攤我一人如何拿得出來呢李平山道那白合吾說吾是不管的蔣爺道也罷無奈何借給我幾兩銀子就是了李平山將眼一翻道萍水相逢吾合你然個交情一借就是幾兩頭你不要鬧魔好不好現有太守在這裡吾把你送官究治那時你休後悔蔣爺聽了暗道好小子翻臉無情這等可惡忽聽走的跳板響李平山迎了出來蔣爺却隱在船門榻扇後面側耳細聽不知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九十五回 暗昧人偏遭暗昧害 豪俠客每動豪俠心
却說蔣爺在船門側耳細聽原來是小童就是當初服侍

他的手中拿的個字簡道奉姨奶奶之命叫先生卽刻拆看李平山接過映着月光看了悄悄道吾知道了你回去上覆姨奶奶說夜闌人靜吾就過去原來巧娘與慕賓相好就是他蔣爺聽在耳內暗道敢則這小子還有這等行爲呢又聽見跳板響知道是小童過去他却回身歪在牀上假粧睡着李平山喚了兩聲不應他却賊眉賊眼在燈下將字簡又看了一番樂的他抓耳撓腮坐立不安無奈何也歪在牀上粧睡那裡睡得着呼吸之氣不知怎樣纔好蔣爺聽了不由的暗笑自己却呼吸出入極其平勻令人聽着直是真睡一般李平山奈了多時悄悄的起來奔到艙門又回頭瞧了瞧蔣爺猶疑了半晌方纔出了艙門

只聽跳板咯噔咯噔亂響蔣爺這裨翻身起來脫了長衣
出了艙門只聽跳板咯噔一響跳上去到了大船之上將
跳板輕輕扶起往水內一順他方到三船上牕板外細聽
果然聽見有男女恁恁之聲悄悄說先生你可想煞我也
蔣爺却不性急高高的嚷了兩聲三船上有賊了有可
賊了他便刺開水面下水去了金福祿立刻帶領多人各
船搜查到了第三船正見李平山在那邊着急因沒了跳
板不能鼓過在小船之上金福祿見他慌張形景不容分
說將他帶至頭船回稟老爺金公卽叫帶進來李平山戰
戰哆哆嗦嗦着腰見過了艙門見了金公張口結舌立刻形
景難畫難描金公見他哈着腰兒不住的將衣襟兒遮掩

只用手緊捏着開襖兒仔細看時原來他赤着雙胛金公
已然會意忖度了半晌主意已定叫福祿等看着平山自
已出艙提了燈籠先到二船見燈光已息卽往三船一看
却有燈光忽然滅了金公更覺明白連忙來到三船喚道
巧娘睡了麼喚了兩聲裡面答道敢則是老爺麼彷彿是
方夢初醒之聲金公將艙門一推進來用燈一照見巧娘
雲髻蓬鬆桃腮帶赤問道老爺爲何不睡金公道原要睡
來忽聽有賊只得查看查看隨手把燈籠一放却好牀前
有雙朱履巧娘見了只唬得心內亂跳暗說不好怎麼會
把他忘了原來巧娘一知將平山拿到船上就怕有人換
查他忙忙碌碌將平山的褲襠護膝等俱各收藏真是忙

中有錯他再也想不到平山是光着腳跑的獨獨的把雙鞋兒忘了如今見金公照着鞋好生害怕誰知金公視而不見置而不問轉說道你如何獨自孤眠杏花兒那裡去了巧娘畧定了定神隨機獻媚搭訕過來說道賤妾惟恐老翁回來不便因此叫他後艙去了上面說着話下面却用金蓮把鞋兒向牀下一踢金公明明知道却也不問反言一句道難爲你細心想的到我同你到夫人那邊方纔說纔有賊你理應問問安回來我也就在這裡睡了說罷攜了巧娘的手一同出艙來到船頭金公猛然將巧娘往下一擠嗵咚的一聲落在水內然後咕嘟冒了幾個泡兒金公容他沉底方纔嘆道不好了姨娘落在水內了

人俱名前來叫水手救已無及金公來到船頭見了平山道我這裡人多用你不着你回去罷叫福祿帶他去罷帶到三船誰知水手正爲跳板遺失在那裡找尋後來見水中漂浮方從水中撈起仍然搭好叫平山過去卽將跳板撤了金公如何不處治平山就這等放了平山呢這纔透出金公忖度半晌主意拿定是八個字他想平山黃夜過船非姦卽盜若真是盜却倒好辦看他光景赤着下部明露着是姦因此獨曰提了燈籠親身查看見三船燈明復滅已然明白不想又看見那一雙朱履又瞧見巧娘手足失措的形景此事已真巧娘如何留得故詐出船來溺於水中轉想平山倒難處治惟恐他據實說出醜聲播揚險

面何在莫若含糊其詞說我這裡人多用你不著你回去罷雖然便宜他其中省却多少口舌免得衆人知覺倒是正理且說李平山就如放赦一般回到本船之上進艙一看見蔣平牀上只見衣服却不見人暗道姓蔣的那裡去了難道他也有甚麼外遇麼忽聽後面嚷道誰誰怎麼掉在水裡頭了到底留點神吓這是船上比不得下店這是頑的麼來罷我攬你一把兒這是怎麼說呢然後方聽戰戰哆哆的聲音進了艙來平山一看見蔣平水淋淋的一個整戰兒問道蔣兄怎麼樣了將爺道我上後面去小解不想失足落水多虧把住了後艙不然險些兒喪了性命平山見他哆嚟亂戰自已也覺發起禁來了猛然想起

暗暗道怪道怪道吾下半截是光着的焉有不冷的呢連忙站起拿過包袱來找出襌襪等件又檢出了一分舊的給蔣平叫他換下濕的來晾乾了然後換了還吾他却拿出一雙新鞋來二人彼此穿的穿換的換蔣爺却將濕衣搥了抖了抖晾起來只顧自己收拾衣服猛回頭見平山愣愣忡忡坐在那裡一會兒搓手一會兒搖頭一會兒拿起巾帕來拭淚蔣平知他爲那葫蘆子藥也不理他原來李平山在那裡得命思財怕人生痛又是害怕又是可惜又是後悔又是傷心害怕者方纔那個樣兒見金公他要翻起臉來吾將何言答對不定鬧出甚麼事來幸兒還好他竟會善爲我辭焉可惜者難得這樣好機會而且觀面

見了應許帶吾上任吾這一去焉知發多少財不定弄到甚麼田地至沒能耐也可以捐個從九品未入流後悔者姨奶奶打發人來吾不該就去何妨寫個字兒回覆他俟我到了那邊船上慢慢的覷便再會佳期卽不然就應他明日晚上也好吾到底到了他那邊船上有何不可的呢偏偏的一時性急按納不住如今鬧的這個樣兒可怎麼好呢傷心者細想巧娘的模樣兒恩情兒只落的溺於水中果於魚腹生生兒一朵鮮花被吾糟蹋了豈不令人傷心麼想到此不由的又落下淚來蔣爺晾完了衣服在牀上坐下見他這番光景明知故問道先生爲着何事傷心呢平山道吾有吾的心事難以告訴別人吾問蔣兄到湘

陰縣甚麼公幹蔣爺道原先說過吾到湘陰縣找個相知的先生爲何忘了呢平山道吾此時精神恍惚都記不得了蔣兄旣到湘陰縣找相知吾也到湘陰找個相知蔣爺道先生昨晚說不是跟了金太守上任麼爲何又上湘陰呢平山道蔣兄爲何先生先生稱起來呢你吾還是弟兄不要見外的吾對你說他那裡人吾看着有些不相宜所以昨晚上吾又見了金主管叫他告訴太守回覆了他吾不去蔣爺暗笑道好小子他還合我撒大腔兒呢似他這樣反覆小人真正可殺不可留的復又說道如此說來這船價怎麼樣呢平山道自然是公攤的了蔣爺道狠好吾這纔放了心了天已不早了咱們歇息歇息罷平山道

蔣兄只管睡吾畧畧坐坐也就睡了蔣爺說了一聲有罪了放倒頭不多時竟自睡去平山坐了多時躺在牀上那裡睡得着翻來覆去正正的一夜不曾合眼後來又聽見官船上鳴鑼開船心裡更覺難受蔣爺也就驚醒卽喚船家收什收什這裡也就開船了這一日平山在船上嘈聲歎氣無精打彩也不吃不喝只是呆了的一般到了日暮之際翁大等將船藏在蘆葦深處蔣爺諺道好所在這纔避風呢翁大等不覺暗笑平山道吾昨夜不曾合眼今日有些困倦吾要先睡了蔣爺道尊兄就請安置罷包管今夜睡的安穩了平山也不答言竟自放倒頭睡了蔣平暗道按理應當扶他索因他這樣行爲無故的置巧娘於死

地我要救了他叫巧娘也含冤於地下莫若叫翁家弟兄
把他殺了與巧娘報仇我再殺了翁家弟兄與他報仇豈
不兩全其美麼正在思索只聽翁大道兄弟你了我了翁
二道有甚要緊兩個膿包不管誰了都使得蔣平暗道好
了來咧他便悄悄地出來爬伏在櫃房之上見有一物風吹
擺動原來是根竹桿上面晾着件棉襖蔣翁慢慢的抽下
來攏在懷內往下偷瞧見翁二持刀進艙翁大也持刀把
守艙門忽聽艙內竹牀一陣亂響蔣翁已知平山了結了
他却一長身將棉襖一抖照着翁大頭上放下來翁大出
其不意不知何物連忙一路毘嘶也是活該偏偏的將頭
裏往蔣翁挺身下來蔣翁刀在手翁大剛然露出頭來已着

了利刃蔣爺復又一刀爺大裁下水去翁二尙在艙內找尋瘦人聽得艙門外有響動連忙回身出來說大哥那瘦蠻子不見了話未說完蔣爺道吾在這裡就將刀一頓正截在翁二咽喉之上翁二哎喲了一聲他就兩手一扎煞一半截在艙內一半截在艙外蔣爺哈腰將髮辮一抄拉到船頭一看誰知翁二不禁截一下見就死了蔣爺將手一鬆放在船頭便進艙而將燈剔亮見平山扎手舞腳於竹牀之上蔣平暗暗的嘆息了一番便將平出的箱籠搥開仔細搜尋却有白銀一百六十兩蔣平道聲慚愧此道平山吓平山這銀子我却不是白使了你的我到底給你報了仇了你也應當謝我說罷將銀放在兜肚之內算

來蔣爺頗不折本艾虎拿了他的二百兩他如今得了一百六十兩再加上雷振贈了二十兩裡外裡到多了八十兩這纔算是好利息呢且說蔣爺從新將燈照了通身並無血跡他又將雷老兒給做的大衫措置了又把自己的打濕衣也早乾了捐好將平山的包袱拿過來揀可用的打了包裹收什停當出艙用篙撐起船來出了蘆葦深處奔至岸邊連忙提了包裹套上大衫一腳站定泊岸這一腳往後儘力一蹬只見那船哧的滴溜一聲離岸有數步多遠飄飄蕩蕩順着水面去了蔣爺邁開大步竟奔大路而行此時天光已亮忽然刮起風來揚土飛沙難睜二目又搭着蔣爺一夜不曾合眼也覺得乏了便要找個去處歇

息歇息又無村莊見前面有片樹林及至趕到跟前一看
原來是座墳頭院牆有倒塌之處蔣爺心內想着進了圍
牆可以避風剛剛轉過來往裡一望只見有個小童面黃
肌瘦滿臉淚痕正在那小樹上拴套兒呢蔣平看了嘆道
你是誰家小廝跑到我墳地裡上弔來這纔了得嗎那小
童道我是小童可怕甚麼呢蔣爺聽了不覺好笑道你是
小童原不怕要是小童上弔也就可怕了小童道若是這
們說我可上那樹上死去纔好呢說罷將絲絛解下轉身
要走蔣平道那小童你不要走小童道你這地不叫上
弔你又叫我做甚麼蔣爺道你轉身來我有話問你你小
小年紀爲何尋自盡來來來在這邊牆根之上說與我聽

小童道我皆因恬不得了我纔尋死呀你要問我告訴你
若是當死你把這棵樹讓給我我好上弔蔣爺道就是這
等你且說來我聽小童未語先就落下淚來把已往情由
滔滔不斷述了一遍說罷大哭蔣爺聽了暗道看他小小
年紀到是個有志氣的便道你原來如此我如今贈你盤
費你還死做甚麼罷你有了盤費還死不死呢小童道若
有了盤費我還死我就不死了真個的我這小命兒是鹽
換來的嗎蔣爺回手在兜肚內摸出兩個銀子道這些可
以設了麼小童道足以設了只有使不了的連忙接過來
爬在地下磕頭道多謝恩公搭救望乞留下姓名蔣平道
平不要多問急早快赴長沙要緊小童去後蔣爺竟奔卧
虎溝去了不知小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